



电脑桌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如皋丝毯总厂总工程师李玉坤与设计师们围坐一起,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他们正在尝试使用人工智能软件帮助设计壁挂毯画面。李玉坤将秋天、天山、森林、草原等关键词,输入线上素材生成器,又先后选择“水彩”“梦幻”格式,生出了两幅《天山秋韵》。面对不同风格的画风设计图,又对比数年前完成的壁挂毯《天山秋韵》,他们展开了热烈的探讨。过去,李玉坤构思好后,要手绘设计初稿、请人电脑绘图,再进行修改——完成一幅壁挂毯设计图,至少两三周时间。现在有了AI的帮助,就可直接进入修改程序,三四天便可完成设计工作。

如皋壁挂毯历史悠久,发轫于董小宛的贴梅扇、石学仙的贴绒画,后来贴绒技艺式微。到了20世纪70年代,如皋工艺丝毯总厂工作人员满怀复兴家乡丝毯工艺的热情,全身心投入恢复研究中。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又对波斯地毯和羊毛地毯进行反复研究后,经过多次试织,终获成功。而李玉坤反复思考后,又作出重要决定:做壁挂毯,不做地毯,走国风格线。

如皋丝毯织造技艺烦琐,从画稿设计、

绘制工艺图、丝毯打样配色、染色、拼丝到织毯、平毯、整理等,工序多达十一道。其中织毯这个环节最为复杂,包括上经、制绞、打底、画样、打结织毯、打挂扣、剪经下机等多种技艺。如皋壁挂毯制作十分考究,以优质野生柞绢丝为原料,运用独特的手工打结方法,达到画面分色、套色、韵味、跳色等特殊效果,从而使挂毯造型准确,表现力丰富,色彩凝练厚重,能充分表现出各种流派画家作品的艺术特色。

1981年,李玉坤前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深造,幸运地遇到南通同乡袁运甫教授。袁教授很关心李玉坤。他很赞成李玉坤发展壁挂毯的思路,李玉坤马上从如皋运来一台丝织机,在袁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中国第一幅丝毯壁画《智慧之光》。此作被送往纽约展出,受到好评。由此发端,赵无极、李可染、吴冠中等画家纷纷向李玉坤定制限量版丝毯壁画,展示自己的画作。袁运甫教授还陪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一起到如皋现场指导制作。

此后李玉坤和同事们的设计制作水平不断提高,佳作层出不穷,走向了世界。《国色天香》《繁花似锦》《欢乐的海湾》等作品,入藏中南海紫光阁或人民大会

堂;《和平的青天》《桂林山水》等作品成为国礼,被赠送联合国总部等处;《85系列6号》《85系列8号》《力》《自画像》等作品入藏哈佛大学、科威特王宫、尼泊尔王宫等处;《春》《夏》《秋》《冬》《长城》《东方文明》分别入藏约旦、新加坡等国驻华大使馆;《北京千年城市风景图》更是荣获了工艺美术界最高奖“山花奖”……李玉坤还以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为蓝本,花费约一年时间,完成同名巨幅挂毯,面积约25平方米,其花纹之密、用色之多、工程之大、耗时之长绝无仅有,被誉为我国艺术丝织挂毯制作史上的重大成就。

如皋工艺丝毯厂继承文化艺术传统并吸收现代编织的先进技术,产品从传统的方、圆、矩形毯发展到三角形、多边形、波浪形、不定形毯;从单面丝毯发展为双面丝毯;从手工栽绒到综合运用编、织、结、拉、盘、钩、簇等新工艺。如皋丝毯,织出了大千世界,被认为“代表中国丝毯织作工艺的最高水平”,李玉坤被誉为“南派丝毯”的代表和“中国现代艺术丝毯的开拓者”。

技艺上的进步也带动了如皋织毯工业的迅猛发展,生产高峰时工作人员达一万多,使企业成为全市的出口创汇大户和纳

税大户。

丝毯织造工比较复杂和特殊,采用传统手工栽绒工艺,即手工打结,效率很低。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丝毯厂想方设法优化工艺,近年来更依靠科技赋能,力求把智能化、数字化引入画稿设计、绘制工艺图等工序。他们把传统程式化的工艺制作变为数字化的工艺制作,在传统“彩纬压经”的基础上,发明了按斜线的角度分线编织的工艺,使流程更便捷、更顺畅,工人操作更灵活、分色套色更精准,织出的挂壁丝毯给人以“织画胜画”的视觉效果。新科技的运用,不仅解决了传统工艺中斜线织造的大难题,还大大提高了工人的效率,从每人每天打6000个结提高到打8000个结。特别是刚进厂学徒的工人,原来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现在只需要3个月左右,就可以单独上手了。数字化可以让工人直接比对、检测、验收,从而确保批量生产作品无差别,做到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双提高。

李玉坤正在把如皋丝毯制造工艺编写成书,同时经营着如皋丝毯艺术博物馆以扩大这门工艺的影响,并打算走进学校、培养人才,让这项国家非遗做到后继有人。

题图:壁挂毯《天山秋韵》。



老王的炒货店在巷子口。每天,他早早就把摊子支好。瓜子、花生、核桃、葡萄干、蜜枣……像是班级小组一样有序地坐在玻璃柜或是大口袋里。老王笑呵呵地坐在小板凳上,似是慈眉善目的班主任,侧耳倾听各小组热火朝天的讨论——虽然在我听来毫无声响。

从早到晚、从小学到中学,无论我什么时候路过,都会看见老王,深深的皱纹里折出深深的热情。“来尝尝啊,小鹏!”印象中,高中晚自习下课后,巷子里有的灯都熄灭了,老王的店有时还开着,我会买一小包五香瓜子,晚上边嗑边背书,格外香甜。渐渐知道,老王家在郊区。最初,他骑着一辆贴满广告的三轮车拉客,后来蹬不动了,狠狠心买了个电动三轮车,很多店里的老顾客都是这时候攒下的。再后来他眼睛不好使了,才开始卖炒货。老王家里只有他一人,老伴去世得早,孩子也因车祸先走一步。可直到我知道这事之前,我都没有看出来老王头上那些明亮的白发曾经撕心裂肺地送走过黑发。

他始终笑呵呵的,好像这一辈有太多事情值得去笑;好像这一辈子他都是这

样笑呵呵地活着;也好像这一辈子既然已经这样了,还不如笑呵呵的,等待那一天,再笑呵呵地见到妻儿。

巷子里不光有老王的炒货店,还有刘阿姨的杂货店和张大姐的水果店这些。如果找不到老王了,四处望望,必能在附近的店里或摊子旁找到他。没生意的时候,他就喜欢到别人那儿聊天。若是别人有事,他也会主动帮忙照看门面。

连我都能看出来,老王已经把这巷子口当成了自己的家,不然,为何每天脸上都是满满的笑容?

午休的时候,老王依旧会守在店里。我曾看过他吃午饭,一个搪瓷大碗里盛满面条,呼噜噜的吃面声能传得老远,听得人馋虫直动。和父亲说起时,他笑了:“好吃?一点油星子也没有,就用白水煮的,你绝对一口都吃不下去。”

突然想到,出去吃席时,有些吃剩下的肉菜,父亲总会打包带去给老王。老王每次都一个劲儿地感谢我爸;难怪看到我经过,就会热情地塞一把热乎乎的炒货给我。

我跟父亲说老王生意其实还行,不至于如此节约。“人老了,很多习惯是改不

了也不想改的。”父亲说,“而且我记得有次捐款的时候,他一个人就掏了两千块。”后来,再看到老王时,总感觉心里有些沉沉的。老王倒是满不在乎:“比年轻那会儿强多了哪,当年啊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都已经能吃上白面条了,日子好过多着了。”老王说话的时候,时不时会发出波浪一般的笑声,一阵一阵的,让我隐隐觉得,就算是礁石,都会被他的笑声冲刷出波浪般的纹路。

毕业后,我客居他乡。前年回老家,发现巷子已经被拆了。老王去哪儿了?无人知晓,偶尔碰到张大姐,她也说不上来。“他也老了。”她喃喃说道。“我还想去他的店里买零食呢,我在网上买的都没有他卖的那种味道。”我也喃喃地说道。如今,我能买很多以前舍不得买的坚果,能舍得吃放上很多牛肉块的面条。偶尔,在大快朵颐时,我会莫名地想到老王。如果他在这个时代长大,如果我出生在他的时代,会是什么样?不过,老王或许从不会有我这样的胡思乱想吧——即使我再也没见过他,即使他的样子在我的脑海已渐渐模糊不清。

风雨陌生人
□陈晓辉

风雨中,街上总有一些人,素昧平生,但却带给人内心的晴朗。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私家车司机。我到单位需要走大约20分钟,那天早上风雨大作,我的伞被风刮得东倒西歪,根本撑不住。一辆车忽然停在我身边:“我载你走。”我一看,不认识。孤身一人,怎么能上陌生人的车?或许是我看出了我的疑惑,他又说:“你放心,我是旁边学校的老师,今天去教育局办事。我看你也不像坏人,现在刮风下雨,你走着不容易,我可以送你一程,也可以载你到前面路口。”或许是因为他恳切

的神情,我上了车,满世界的风雨都阻隔在车外。在车上我们都没说话。很快到了单位楼前面,下车前,我说:“谢谢你。”这句话很平淡,但我是真心的。他却认真地说:“应该是我谢谢你。我不过是载了你一程,你却给了我信任,上了我的车。”我们没有留联系方式,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但那份风雨中愿意停车载一个陌生人的宝贵情谊,我永远记在心里。还有一次,孩子搭公交上学,天色已晚,北风正紧,还下起了小雨雪。孩子回来告诉我,等车的时候,一辆小货车停在公



1983年编《南通县地名录》里有石港“门三豆腐店”,它在抗战期间曾是粟裕的抗日指挥部。

门三豆腐店创办人姓张,名门三。据《张氏家谱》:“唐高宗、武则天东巡,路过山东寿张县,得知张公艺家九世同堂,询其故,‘公艺’公书百‘忍’字呈上,高宗亲题‘百忍堂’三字褒奖。门联‘九居世泽、百忍家声’,曾祖名曾为‘鲁卿’,吾家实为‘百忍堂’之后人也。”

也不知何年,张氏远祖门三公一条扁担、两个挑子,千里迢迢流落到石港,在东门十字路口开了爿豆腐店谋生。因地理优越、品质上乘和经营诚信,豆腐店深受乡民称道,生意渐佳,门三经多年经营,建有房朝东屋,每天用河水冲澡,晚上草烟熏蚊,手摇棕扇,烛光伴至深夜。粟裕师长待人和气,团部运来一批香瓜放在我家老库房,粟裕让我代管,嘱咐说这批香瓜来之不易,是专供新四军的,我们家人可吃,但不要送人。”

1942年8月初,粟裕组建“老虎团”,后亲自指挥攻打石港日伪据点,创造了以零伤亡歼日伪600余人的奇迹。1943年1月,粟裕派师警卫团副团长姜子和配武装加强连,与苏中区委调查研究室主任施平(后任中共南通县委书记)一起,在石港接受治疗耳疾的著名爱国人士邹韬奋,护送北上至阜宁军部,全程约六七百华里。考虑到邹韬奋的安全和身体状况,并征得韬奋同意,粟裕决定让邹韬奋减轻行装,留下一批非绝密文件和报刊藏于门三豆腐店,邹骑马,姜子和、施平等

人步行,并建议因目前苏中抗日斗争处于最为艰苦的坚持阶段,各种不可预测的情况都可能随时发生,大家要避开集市、大路,沿僻静的范公堤外沙滩向北。韬奋临行时见到张老师,亲切地说:“张老师,我们都是文化人,相信抗战定会胜利,你是小学教员,要多多宣传抗战,我放在你家的报刊、书籍托你保管,里面有我创办的刊物,可多看看。”为避免书籍被日伪发现,张老师请地下党人吴维刚、张嘉箴二人到家,在北屋内挖地挖坑,埋藏书籍报刊,用杂物和干草掩盖。1944年10月28日,日伪来抄家,在没发现任何可疑之处的情况下,残酷地杀害了张老师18岁的二弟张国智。

1944年7月25日,邹韬奋在上海病逝,时隔14年张老师才知此噩耗。1959年,张国华老师将留存下来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出版的近百份书籍、报刊、标语和宣传画等如数捐赠给南京军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中邹韬奋创办的刊物《抵抗》《大众生活》和抗战期间苏南解放区出版的《战斗与血迹》都是珍贵史料,人民解放军庆祝国庆十周年活动筹委会、南京军区分别向张国华老师颁发纪念证,以作纪念。

笔者和张国华既是师生(我的小学老师),又是同事(1979年我被分配到石港中学任教),从老师处受益匪浅。张老师从小在外祖家学过生意,打得一手好算盘,又爱好读书,对石港的历史典故知之甚多,文笔又好,《南通史话》《南通县文史材料》《石港文史集萃》等刊物载有他多篇文章。

门三豆腐店至今已传八代,它支援革命、参加抗日的故事应为石港人世世代相传。

圆梦湖景养生房
□杨汉祥

家中拥有一套依河临水的“景观养生房”,是我在年少时就有的梦想。其中的起因有二:一是我外公外婆的家在通吕运河边,他们对这个住宅位置十分满意,理由是冬暖夏凉、出行方便、空气新鲜、鱼虾之类的河鲜一年到头吃不完……所以两位老人常跟我说“依河而居、安康富裕”;二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组织上安排我父亲到太湖边上一家疗养院作短期疗养。我去看望他时,只见这里风光秀丽、环境优美,尤其是阳光充足、空气清新。父亲说这几面对着大片水域,就是一个天然大氧吧,非常适合观景与养生。

我于是就时常幻想:要是我家能有一套适合观景与养生的“湖景房”或“河景房”该多好啊,这不仅可以让父母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高档养生”待遇,而且还能进一步提高全家人的居住质量与生活品位。但这只是梦想而已,毕竟只是工薪阶层,哪里买得起如此高档的住宅?再说我家所在的南通小县城及周边一带根本没有像样的湖泊或者其他大面积的水域,所以也不会真正有临湖而建或者依水而筑的“景观养生房”。后来我结婚成家,虽然有了比较宽敞的住房,但感觉跟那些“湖景房”“河景房”还是没法相比。

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体质也一年不如一年,我作为他们的儿子,更感觉负有让他们心情舒畅、身体健康的责任,想买一套真正具有观景与养生功能住宅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正因为心怀这么一个梦想,平时也就更加留意各处楼盘,并反复作着比较,但是一直没有如愿以偿。

然而,有些事情的变化往往出人意料,一些被称为“梦想成真”的好事有时真会突然降临。前几年本地政府在我家附近的城郊开发了一个名为“城东新区”的地方,而且那儿通过整合原有的河道与沟塘,开凿出了一个十分开阔的人工湖,同时又建造了一个湖景公园,那就是如今在我们通东一带已经很有名气的南山湖景区。从高处望去,这个景区真像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城东新区大地上。而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不久后,紧靠南山湖北侧开发了一个精品住宅小区,也就是现在的南山湖一号小区。而该小区的住房也马上成了小城十分珍稀的“湖景房”,对我来说这无异于天上掉下个大气饼。所以我与家人商量后,马上在该小区紧靠湖边的一幢楼里买下了一个大套型的商品房,从而让我家也有了集观景与养生功能为一体的住宅。

如今,我们一家人早已入住这套新居,因为紧靠南山湖,一般只要走到窗前或阳台上,就会感觉轻柔的湖风拂面而来,格外清新而舒畅;而且放眼望去,满眼都是清波荡漾、绿树环抱、桥水相依、奇石竹林……加上湖畔的亭台、廊道、曲桥、庙宇、高塔、酒吧、餐馆以及各种儿童游乐设施,景色优美、生活方便,所以就观景与养生而论,这儿完全不比当年我外公外婆在运河边上的住宅以及太湖边上的疗养房逊色。

俗话说“喝水不忘掘井人”,我拥有景观养生房的美梦成真,固然有全家人不懈努力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家乡一直致力于生态宜居城市的开发与建设,所以我经常从内心感谢自己生在好时代。